

直至我的肩膀没过了她的肩膀

■罗静雯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，而奶奶则是我的“监护者”，她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存在。

在我牙牙学语之时，她永远都对我露出她那参差不齐的八颗大牙。她一笑，脸上的细纹便聚成了一条条线，眼睛也眯成了缝，时不时还用手拭去脸颊上的汗。她是我的奶奶，亦是我的玩伴，在我那尚未被电子产品入侵的童年时代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陪我玩着一遍又一遍百无聊赖的游戏。在无数个夏风轻拂、蝉鸣肆意的夜晚，她手持竹编扇，一下又一下为我抚去夏夜的燥热。有时她扇着扇睡着了，紧握着竹编扇的手突然落在我身上，我便从她手中拔出扇子给自己扇风，等到我手酸时，便发出撒娇般的呢喃声，那落下的手便会重新举起，我便趁机把扇子塞回她的手

中。又是在无数个狂风咆哮、寒气逼人的冬夜，她那粗糙厚重的大手轻挠我的后背，让我在舒适温暖的环境中进入梦乡。而不变的，是那一年又一年的夜晚，我躺在她的臂弯里，在她宽阔温暖的怀抱中长大，虽然她的身上总有着有一股泥土般的气味，但我依旧喜欢依偎在她的身旁。

那时的我觉得，奶奶是那么高大，高大到可以抱起我转圈；高大到我需要仰着脑袋看她；高大到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；高大到当我调皮挨训时，她站在我的面前解救我于水火之中；高大到带我去我从未到达的地方开拓视野。我的童年世界，一半是奶奶，一半是奶奶带我认识的世界。

随着我渐渐长大，从初中到高中，再从高中到大学，我和奶奶的相聚次数一次又一次减少。渐渐地，我不再仰着头望向她的脸庞，我们肩膀的差距越来越

小，以前矫健的步伐也变得年迈，几十年的农田劳作早已使这双腿疲惫不堪，走起路来更像是一种拖着腿的状态。我们的关系就像学校到家的距离一样，变得越来越远，偶尔打起电话也不是无话不谈，而是无话可谈，说完我在学校的趣事和近况，就只剩下“吃过饭了吗”“早点睡”。而我也不再像小时候那般依赖她，在这个老年人被智能手机与网络抛弃的时代，我被网络所“侵蚀”，不再像儿时那般无忧无虑，除去手机，我变得几乎无事可做。放假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对她的叮嘱感到厌烦，一次又一次把她推远，而后又会后悔自己的行为。我变得不再像儿时那般乐于表达。这时，我的世界多了许多东西，多到原本属于奶奶的空间变得狭小、变得不那么起眼。

现在的我觉得，奶奶是那么矮小，矮小到个头比我低了一大截；矮小到面对大千世界的新鲜玩意却手足无

措；矮小到没有人带领甚至出不了远门；矮小到我可以站在她前面，为她处理许多事情。或许奶奶的世界，一半是家，一半是农田，但没有家人带她看过的世界。

直至我的肩膀没过了她的肩膀，我才逐渐意识到我长大了，不再是依偎在她臂弯下那个黏人的小女孩，而是可以挡在她面前，带她去看新世界的大孩子了。于是，在开学之际，爸爸妈妈和我带奶奶开辟了学校的这个“新世界”，“点亮”了上海的东方明珠塔，跟小大人一样带着她坐地铁，领略城市景点。

直至我的肩膀没过了她的肩膀，我渐渐明白，我和奶奶的角色已在互换之中，我慢慢长成了大人模样，而她才是那个小孩。我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再慢一点，我还有好多新世界想带她去开辟，让奶奶的世界中也有我带她看的世界。

我的阿布

■苏羽彤

阿布，她是我的奶奶，温州话里的奶奶就是这么叫的。

我的阿布，说真的，我并不了解她的过去，只从爸爸的口中听闻一些。爸爸说，阿布是童养媳，她在八九岁的年纪就到我们家生活。当时太奶奶为了防止阿布偷偷溜走，对她的管教很是严厉。阿布是不被允许上桌吃饭的，她每天需要做家务、干农活、喂鸡鸭等。所以，她的儿时是充满着无尽的孤独和繁重的家务，但我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太奶奶的方法虽极端但最有效。爸爸还说，阿布啊，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农村妇女，她没有念过书，不识字，没有什么文化。这是爸爸口中的奶奶，不是我心中的阿布。

我的阿布，她个子不高，有着一头干练的短发，白中夹杂着几缕黑发，那是岁月的痕迹。她的面庞被阳光雕琢得有些粗糙，小麦色的肤色，这是她常年田间劳作的证明。她的眼睛炯炯有神，透着坚毅和慈爱。阿布虽没读过书，但她教我坚韧不拔，教我心存感恩，教我如何爱人。

阿布是一个十分坚韧不拔的妇女，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苦难与挫折，她从不退缩，总是迎难而上。犹记得爷爷过世那天，太奶奶的天犹如塌了一般，因为爷爷是独生子，他的离开对这个小家来说就是顶梁柱倒了，但阿布凭着自己的力量为这个家重新撑起了一片天。爷爷离开时，家里立刻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，小辈们无一不在号啕大哭，但阿布十分冷静，她有条不紊地操办着爷爷的后事，好似一个百毒不侵的女人，没有流下一滴泪水。后来，我们送爷爷出殡，阿布走在最前面，当大家将灵柩放入墓穴中后，阿布上前，撒下一把黄土，这时她的泪水也如同这黄土一般洒下，她带着哭腔，对着爷爷的墓碑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放心去吧，我会打理好家的。”阿布并不是不难过啊，她只是不想让爷爷担心，不想让这个家像个无头苍蝇一般四处乱撞，她像根定海神针，稳住这个小家，照顾每个人的感受，她是如此的坚韧不拔。

阿布，她确实做到了。农民以田为生，阿布挑起了这个担子。每年的播种时期，总能看见阿布在田间劳作的身影。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，双手稳稳地握住锄头，高高举起用力挥下，“铿——”，每一次挥动锄头，都能铲除杂草。她再从腰间的小竹篓里拿出种子，轻轻撒下。汗水也顺着她的脸颊滴在泥土里。滴滴汗水不仅是阿布劳作的证明，更是她坚忍不拔品质的展现。

阿布让我懂得了人要学会心存感恩。小时候太奶奶从未给予阿布自由，当村里其他的小孩子在玩耍时，阿布在灶台前生着火；当同龄人还在睡梦中时，阿布已离开她的小床，去打水做饭。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怨恨太奶奶，而是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来看待。晚年太奶奶的身体大不如从前，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，阿布便自告奋勇，担起了这个重任，她说：“我了解她。”这句话阿布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早上，她会给太奶奶熬粥；中午，她会做太奶奶爱吃的番茄鸡蛋面；晚上，她会为太奶奶准备好三菜一汤；饭后，她会坐在家门口碑太奶奶听她爱的戏曲。阿布永远记着太奶奶的养育之恩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回报她。

阿布是爱的代名词。上大学后，每年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在家时，阿布每天都会给我蒸蛋羹，因为她知道我爱吃蛋羹，她总想把最好的给我。每次离开家，阿布总会拉着我的手叮嘱道：“饭吃饱，衣服穿暖。”短短七个字，却是阿布满满的爱。

这就是我的阿布，一位农村妇女，有着她自己独特的一面，教会了她的孙女许多。

时间的比例尺

■黄佳依

在见证嘉兴大学校庆活动“初心剧场”更名揭幕仪式后，我想，110岁的嘉兴大学是常为新的。我又捧起了那本《红船精神与时代价值》——从来没有哪个瞬间像这个瞬间一样，让我迫切地想要读懂这本书，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所南湖畔、红船旁的大大学，了解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

由嘉兴大学出品的校史视频《回望来时路》在办学11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放映，学校历经数易校址、几更校名、两校合并、四校融入的发展变迁。我们重走一遍这110年只用了片刻的工夫，或许此时的时间比例尺是一比十万，甚至更小。校庆活动像是短暂地建立了一个乌托邦，五湖四海的校友们跨越的时间、年龄和专业在此相遇，久违地寻找在这里的归属感——我们无法折返回去，但我们 can 翻阅一本又一本更大的时间地图，将时间的比例尺不断拉大，用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这所高校，去看看它如何当好红船精神的忠实守护者、传承者和实践者，去了解那由千千万万个我们共同书写的历史。

当话剧《初心》再次出现在校庆舞台上，当办学11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响起国际歌，我开始感慨：嘉兴大学赋予我的远大于我带给它的！儿时对文学和历史的热爱，化作了红色经典故事的一遍遍诵读。作为嘉兴大学的一员，作为团队的一分子，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更好地了解“红船旁的思政课”，了解留守在这里的每个人。嘉兴大学走过110年时光，身处嘉兴大学的我清楚地认识到，此时的我们能够用接近一比一的时间比例尺去见证学校的发展，足够慢看、细品，足够让嘉兴大学的形象立体起来——小人物从来不应该是大时代的被动接受者，我们更应该去参与、去改变、去填满时光的缝隙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属感。不忘初心，与时代共舞！

最真诚的信念在岁月的洗礼中历久弥坚，最伟大的事业经过时间的沉淀方能感受其澎湃力量，我们要用更大的时间比例尺回望来时路，用更大的时间比例尺书写未来路，让我们的梦想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逐渐可感可及！
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真诚地祝愿嘉兴大学一切顺利！



在沙雅 洪慧杰 画

糖桂花

■邵丹霞

每每秋天到来，我的鼻子总比我的眼睛、耳朵更早知道。

我向来是个迟钝的人，偏偏嘉兴的四季又不是非常分明。于是我的一年只剩下两季：热季和冷季。前者穿短袖，后者穿羽绒服毛衣，中间极短的过渡就用几件长袖衫和外套敷衍过去。

春天夹在冬天与夏天之间匆匆流过，只有秋天的桂花香钻到鼻子里时，我才蓦然感到：哦，秋天了。

那样似有若无的香气持续了没多久，几天后蓦地浓烈起来，好像有人点起了桂花味的香氛，香气暮天席地。

金黄的小花躲在碧玉般的叶子下面，让人看不清，只落到地上才让人一睹芳容。

一阵风将它们带下来，就像一只黄

蝴蝶被吹散，飘然落到地上。

可那片金黄色的落花，引不起我伤春悲秋的心思，倒是引起了舌尖莫名的甜意。

它来自十三年前，冰箱最上层的那只玻璃瓶。

那是一瓶糖桂花。桂花清洗、晒干后被铺到瓶底，雪白的糖粒铺了一层，然后再铺一层桂花，一层白糖，一层桂花……好像一个周而复始的游戏，直到最后一层白糖将瓶口铺满。

满树的桂花，最后只剩下冰箱里的小小一罐。

那个盛满甜美的玻璃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不言不语。

等两三个月，金秋远去，凛冬到来。那个瓶盖被“啪”地打开，醉人的香气才从瓶底由下而上地冒出来，发酵的甜蜜比起新鲜的桂花，似乎多出了一股沉淀

的味道。它不再是清新的、淡然的，而是浓郁的、厚重的，就像一个绝色的姑娘脱下白衣，换上了盛装，鬓边插一支金步摇，垂下的珠子颤颤巍巍，衬得原先五分的风情变成了十分。

如果说当季的桂花是为了观赏，那么腌制后的糖桂花就是为了安慰口腹。人实在是能很自得其乐的生物，总是能够自寻快乐。桂花开的时候便赏花，桂花落的时候便捡起花瓣处理后拿来吃，左右是不肯让快乐流逝的。糖桂花最常见的吃法是做成甜品。但在我个人常吃，以为最好的搭配还是糖桂花配芝麻糊。

黑芝麻炒过，油亮油香。趁着热气放到小勺里细细地碾成粉末，装进袋子里。等待要加热时便取出一把放在碗底，烧得滚烫的热水浇下去冲开，碗底的芝麻便迎着热水，向四面八方逃开，霎时间

烫出一阵熨帖的香，与碗口略低的面浮上一层细密的黑芝麻。此时的芝麻糊虽说香，却没有味，糖桂花便是这时后加下去的。刚从冰箱里取出的糖桂花冻得硬邦邦的，要舀出来，普通的白瓷勺子是不顶用的，非得是那种勺面薄薄的铁勺，将它像撬一块冰似的撬出来。

糖桂花是加多少都可以的，它是一种绵密的甜。先前腌制分明加了许多糖，但在吃时也看不见了，本以为是桂花如同海绵一般将它吸去了，却不然。桂花还是桂花，怎么甜都到不了腻。

说是加多少都可以，其实也并不是。毕竟那样小小一瓶，要吃上一整个四季轮回，不止是冬天的芝麻糊要它作陪，还有春天的艾叶年糕、夏天的凉粉。等到一年过去，糖桂花的瓶子才又敞开口，等着秋天来把它填满。

乡村一日

■俞漩

“叔，回来啦？”隔壁的王婶抱着她七个月大的大胖孙子向爷爷问道。

“是啊，昨晚刮风，今儿一早去看看，总算放心了。”爷爷拍了拍他那汗水湿透了的蓝衬衫，喝上一口杯子里的浓茶。

乡村的一天是很长的，不像城市，不用开闹钟，人们就会自然清醒。或许是鸡棚里的鸡鸣声，或许是隔壁哪家有啥喜事的鞭炮声……总会有各种奇妙的声音把大家唤醒。今天提醒我起床的是门外收废品张大爷的吆喝声。

收拾干净后，我跑下楼，掀开锅盖一看，又是白粥。白粥实在没味儿，也许是天天吃惯了，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个不好的印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爷爷奶奶总把它当作一道美味佳肴，他们说啊，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，喝上一碗白粥，一天才觉得踏实有干劲。我打开萝卜罐头，

放几颗在粥里，慢慢吃着，也觉得有几分甘甜。

我望着窗户出神，这窗外就是我家后院。这会儿一个皮球大的影子从我眼前闪过，又传来几声犬吠与鸡鸣。搁下筷子，我起身一看，不好，一定是狗蹿进鸡窝里去了。我心里有几分害怕，赶紧跑到前门去喊奶奶。我不敢慢一步，生怕又牺牲一只无辜的鸡，拖鞋在和水泥地的摩擦下，已经滑到了脚后跟。

“奶奶，狗进鸡棚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”我喘着一大口粗气。听到“狗”这几个字，本因今天废品卖个好价钱而得意的笑容立马从奶奶脸上消失了。招呼好张大爷后，奶奶命令我在这儿看着。我虽有几分害怕，但心中的兴奋还是占了上风，一溜烟地跟着奶奶去了后院。

“旺仔，你这死狗，快出去！”奶奶边

扯着嗓子喊，边挥起两米长的竹竿驱赶。旺仔是我从学校旁边捡来的流浪狗，来我家后闹了不少祸。可这狗就是不往洞口跑，一旁被拴住的老狗看得上蹿下跳。

一番群魔乱舞后，狗出来了，却不见奶奶和鸡鸣的身影。

原来是鸡鸭受了惊吓全躲到旁边的水沟里去了，现在飞不上来了。柴火上有几根绳，我想也许有用。我踩着泥巴，也进了鸡棚，把绳子递给奶奶。奶奶在下面捉鸡鸭捆绑，我在上面负责把鸡鸭拎上来。

在我们俩的配合下，鸡鸭也顺利回窝，整个院子弄得一地鸡鸭毛。

来不及看奶奶的修补工作了，我换上拖鞋，这个点儿，该去捉鱼了。门口小伙伴已经等待了许久，我们带上装备，赶紧出发。我们不敢走得太远，就去了隔壁老大家门口的石滩上。可这里也不

胥山行

的村子不足二十公里的地方切切实实地落地了，生根了，发芽了。

顺着石板路踏入礼堂，数十张八仙桌错落摆摆在舞台前，桌上摆着糖糕板和盛着豆沙的陶瓷碗。我先是震惊于这个村子把制作糖糕当作一项宣传的活动，随后恍然大悟，我竟从没想过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的糕点竟也是非遗文化。

看着面前这位说着一口乡音、认真教学的老奶奶，时间的指针回到我儿时的乡村，我的眼前浮现出和祖母一起做糖糕的场景；身边的老奶奶与回忆里祖母的身影重叠，我的双手也和儿时的小手叠在一起，把祝福揉进糖糕里。糯米团与豆沙在指尖下缓缓交融，

蒸笼渐渐被糖糕铺满了，我的心也被什么填满了。

踏出礼堂的大门，被一条整洁的乡间小道引向河边。一片质朴的天地，草树丛生却看得出时常被人照料着。河流涓涓，微风吹拂，轻舞着水面的倒影，一片片闪烁着微光的波纹。漫步在这样的片路上，深吸一口久违的空气，仔细闻闻，泥土的芬芳，感受阳光的恩赐。

沿着小河，踩着小道，来到湖面的一处平台；六七个写着各种祝福语祥和图案的灶台矗立着，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古老艺术品。我们姗姗抵达，炊烟早已升起，灶火正旺。

袅袅的炊烟是土灶台里的一团团跳

动火焰的延续。看着土灶里的火焰热烈地跳跃着，我的思绪好像也随着炊烟飘飞。忽而一阵风刮来，炊烟直转而下飘向餐桌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。这味道带来的想念熏得我流泪。

我都能想象到，夕阳的余晖透过层层枝叶洒在黛瓦白墙上，整个村子都被一条透着金光的绸缎包裹起来。村民们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悠闲地在宽阔的马路上散步，期待着明天的朝阳升起时，再向新客们介绍这个令人自豪的家乡。

我满心盼望着，胥山村开出的花早些结果，让来年的春风把种子吹到那片承载着我无数回忆的土地上，我们这一辈再仔仔细细浇灌，早晚也能开出繁花来。